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姚宗典文初參閱

熊經畧集

書　　　　　　　　　　　　　　熊廷弼

答麻西泉總戎　防守遼海機宜

遼中諸虜在寧前者爲頼蟒其力弱而攝乎薊遼之間其勢爲易制又寧前無村屯可搶雖有沿邊各堡

堡中軍民，多者不過四五十家，少者纔二十家。不足當薊遼兩賞十分之一。彼雖愚，亦安肯舍大規小，且招我之夾勦，而與我爲難。錦義之間，夏青已物故，拱兔終有信行，旣款則不肯輕動，虎敦兎亲雖虜王子，而其年尚幼，不能管領諸部，正安近鎮城，虜亦未敢輕覷而高平一望荒佃，越百里而搶則又虜之所諱而不肯爲者，其于防禦皆似急而實緩。惟沿河諸虜粆花父子，恃其强盛，結連宰㜲諸營，每春深草長，悉衆牧馬于兩河間，居我肘腋，日夜窺伺，釁起將退定

有一捨然後去年年如此毫不爽期及去而歸巢法遠我卽欲搗之一番其情不可得而比至冰稀又糾合西虜以窺我遼海其難於防禦有如此故春夏則三月至五月而冬則十月至次年元宵皆屬極緊月分而大營人馬必不可不設防之時也旹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竊計自茲以往如前所云月分安遣精兵二千騎布置遼海之間期至而往期盡而還以爲常度其餘閒常月分皆秋水泛濫及草枯馬瘦之時不必調發以茲疲擾至于河西地方與鎮城聲息

易接每一將官所守不過三四堡而無村屯可護第令收拾護城壕垣嚴偵遠探每堡貼本路步兵百十人火器助防自可為我固守一二日以待鎮兵之至似不必代為防守但明與約曰如賊至爾營堡等官不能堅守城池一晝夜以待我則惟爾之罪堅守一晝夜而我援不至則惟我之罪使人人知責任之無所逃設防之無可恃皆承肩着力以自為謀而惟遏有警時館駐鎮兵一枝於杏山適中處所以為寧錦各路聲援除皆照常在鎮操練養精蓄銳以待策應

小城堡無兵力可久守敵須明示之據明使彼付所恃所自不守亦可按其功罪不使與望風奔潰者一

同科

必知此而後兵力不以四分五散而為衆人所不以年累月露而日疲各路既人自為守而無卸責之心鎮兵亦人皆可戰而有敵愾之實此又未可與河東之防法同日而道也

與麻西泉總戎　　清查古種教場

昔見錯雜樂戎之兼終之以卒服習操練也教軍塲為此而設耳是故隊有隊所總有總所中軍有中軍所以總論之操軍者不宜遽攅兵馬於一場擂幾旗擂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真集而辰遂罷也先宜

分地列隊。令各隊立其位下。每隊擇五人善射者。以一教九。隊與隊校熟矣。而後合之于總。總與總校熟矣。而後合之于中軍。大操焉。倣武場馬箭之法。每隊豎三把。令軍士穿甲。鑿弓刀。馳馬而輪射之。使人與器相習。馬與人相得。猶未也。又中分各二十五人為主客。俱挽空弓。執連鞘刀。逐於一處。使知矢左則避右。刀右則避左。猶未也。隊與隊逐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逐而合之於中軍。然後分主客而大戰焉。逐於閑曠之間。候而合。候而分。候而止。候而馳。候而傾壁

直驅倏而分軍邀擊常是時猶恐尺幅之地不足以容吾士馬而擬其決驟也況肯用之爲禾黍之場乎所以前人設立教場寬者周圍七八里五六里窄者亦不下一二里原有深意而遂將弗知也第謂捲幾旗擂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衢便是操法虛演武廳前數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閒無用之地于是種麥焉種蔬焉種蕎與豆焉而將將相傳遂爲世產占其軍以爲種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軍之事而一旦馳不教之人以戰宜其披甲如負板控馬

如捉龍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傷敵未見而魂魄先飛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奚而不敗此鎮自寧遠公重來占種教場不操一軍各路尤而效之十年于此矣僕欲革者久之仰惟老將軍廉能宿望度越尋常舍已從人不分彼此是以不知忌諱僭有斯查盡不徒舉占種之敝風從此斷革亦欲使操軍之常套併行改正而以前項之操法操之所以教兵教將曉然于練習之政而一振其戎事也

約諸將

兵馬操演

邊吏之獘、無事而苟安、有事而張皇、所從來矣。此中虜患春秋二防並重、而秋防更急、目今夏盡秋來、風高馬勁、虜且乘我收成、復圖犯搶、而我則軍不成軍、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曾不思一爲料理、而惟高坐以待其來、嗟此孑遺、其與幾何、近有謂僕者、營伍疲敝已久、一時整頓、實難爲力、此其說固然、顧以僕思之、軍誠弱矣、而就中精壯者固自不乏、未嘗挑選、不可謂無軍也、馬誠缺矣、而民間畜養者或不難尋、未嘗買補、不可謂無馬也、器械誠不

全不堅利矣而製造各有所司自可刻期取辦未嘗收拾不可謂器不足用也射打技藝誠生疎矣而牛服馬乘尚可訓習未嘗操演不可謂軍拙不可教也前此一二十年不一選練以至今日今又不然復待何時矣三馬同駕而一馬病則兩馬不前言相累也今每營强壯之軍已不可多得而復以老弱者雜於其間無事而彼此相推有事而勇怯同死此何可不蚤自汰選也兩人持器鬬而强者鈍弱者利則强者必傷言所持勝也今諸軍之本事已是不濟而又無

一利器以佐其拙。射人而人不死。斫馬而馬不傷。此何可不早自收拾也。令甲總兵以下跟伴俱有定數今每營擁精壯殷實者爲旗牌。答應牢伴門役。不下數百名。而止以一種尫羸者充伍。每禁革則託言此

因寧遠在遼久不能汰俟後來者相習成風耳

皆從將官出征者。而不知若輩皆高冠綉襠。倚勢嚙軍。乃號頭隊長之所不敢仰視者也。責之操而入其伍下責之戰而聽其督率不能也此何可不盡歸入伍也。今諸君之言曰。吾非不欲收拾營伍。奈軍缺。而以請不補也。馬缺。而以請折子銀撫夷而每匹止給

十兩。且責其美也。火藥缺。而以請。恐查盤短數不發也。弓刀缺。而以請。不即給。即給而頑鐵無用。不責局造者以鋼利也。吾武人也賤、一再請而且怒且黜、與其怒且黜也、吾且混、此情固有之、獨不曰此爲戰需也。生死所係。而不可以性命爭耶、若操演之事、豈亦有請而不應者、而亦經歲不行、又何說也、古者將識軍心、軍識將意、不但知其姓名已也、又識其年貌、而熟其本藝、某強某弱、某生某熟、某工某拙、一一記之於心、而一旦有事、呼其名而遣之、無不立應也、今諸

君自旗牌答應牢伴門役而外而記其姓名者有幾。識其年貌而知其本藝者有幾。甚有併旗牌人役而亦不盡識者即不幸而遇敵急難呼救其人且私幸主將之不識已姓名年貌而望望然去之不掉首一顧也僕甚爲諸君危之也。

與徐耀玉職方　援遼兵馬

得翰教談遼事歷歷中窾即身履其地亦不及此建州變遲變速必有一日被門下一語道盡僕私憂惴惴只爲此一節晝夜不敢放過自春夏以來邊報數

數至、因地方不入塘報、以此不敢專言、言之恐以爲張皇、爲速叛、而第於他疏徵及之、卽如旬日內復引重兵壓我境上、一而再、再而三、此舉動亦何可常也、存邊之術、舍召募之議、更無別法、然人情悠悠、不但司農不肯加餉、卽地方中亦無人認承、僕恐悞事、不得已苟且收拾散兵羸馬之見在者、以爲支撐今年之計、所覓寺馬乞免扣價、極知爲格外之求、然不如此則不如勿覓、賴貴衙門議召募、尚欲以數十萬餉望之計部、若於此而以常格自待、計部必且借爲口

實即僕所見行修練急務亦以無馬自阻而不復振將復柰何又細看東虜意思將來不得遼必不肯已欲得遼必先取開原欲取開原必先併北關欲併北關必先與北虜合勢而其併之之法必先于新築南關內屯聚重兵無日無時得尺得寸而蠶食以逼之此其路也若開原增置重兵以固北虜之歘助北關之勢沮奴酋之氣而又增兵于清河遼瀋間使渠內顧巢穴而不敢北出方爲得策蓋相度形勢知虜之必出於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以待之非漫談也來

敎謂南北冏寺，尚可括三十萬金以應遼急，似應一面請發十數萬來，使地方官先行召募，不得借口無餉，苟安旦夕，以卸其責，而召募旣集，糧草一不繼，是謂乏興，恐計部此時亦必有懼而不敢不應者，此以予授剏法也，惟留意

與李霖寰本兵　召募利弊

召募之役，去春台議聚精銳以屯要害，至善也，後僕酌量緩急，以河西有鎭兵，邊路增置亦密，而河東列營獨疎濶，有事不相及，又奴氛甚惡，會議添協設將

獨於遼開致意焉部署雖小異而聚精銳以備戰陣之意則未嘗不同假令增募之數得如原議協成其為協路成其為路左提右挈彼此相望豈不成一軍容氣勢而竟以訛言中輟矣僅僅募得一半而又填之于堡領之以道屬之于標下兵既不以合營權又不以屬將撥之事理殊欠穩妥又聞原募有關西二百餘人為親兵多亡命之徒兇猾無賴居民不保其室而領兵千總亦西人恃其不屬協營與協守抗禮而曹弁爭之遂致搆成嫌隙尤覺不便竊謂文武同

城而處便當悉以軍事相附何必自巳營領無論臨陣不聽武官督率即設防各處無人鈐束騷擾之苦甚于夷虜此地方中一害也夫增兵者爲其合衆爲强威夷狄而安百姓也今東零西散不爲夷狄威而爲百姓害則增之謂何兵不成旅而徒有副將遊擊之名則添協設將之謂何以愚計之見募之兵除遼陽道外開原寧前兩處當盡撤遣開原仍舊条將慶雲仍舊備禦威遠仍舊堡官不必留此半殘無用者虛糜新餉長爲人家口實如慮兵勢散爲虜所乘亦

須收堡兵解道兵選歸各路以合其勢其兩人之在
關原者仍應散遣再召遊人千數使新收副將遊備
成一模樣總之此事只有兩說欲募則當募完以收
增兵之利不募則當盡停以去餉之害若不及令
交與地方議一長便而因以責成之則今日受成之
人非前日預議之人險欲藉兵之力而陽且避增之
名得濟則專其功而不濟則不同其謗他日之憂猶
老先生與僕當之況糧餉難繼計部不認今雖勉强
代爲措處其何能久此尤貴衙門他日無已之憂也

與五道　營馬

遺之不惜馬也起於官不以法繩軍而官與軍又圖馬死以爲利帥曰馬不死而吾所養之馬何以售裨曰馬不死而吾驗馬之錢何以來軍曰馬不死而吾與馬戶通同及闔族幇買之利何以得是官與軍無一人而不咒馬之速死者馬即欲不死不可得矣聞舊帥在鎮時尊養馬散軍以爲利偶欲杖一倒馬軍軍曰原發馬不堪或至營或未至營而死非其罪也帥語塞而釋之堂堂大將軍至不能杖一卒又況進

椿銀乎假令椿銀追之如數如法則正兵營之椿不
勝追而大將軍之韓不勝樂此椿當事者所以礙于
顔情而一切從寬政也今既資為貿易以實馬給軍
自應照年追椿以實法加軍近來追法似乎太少少
則軍不知畏而以倒馬為常事至于開戶翻買一節（正軍行之人則以領）
甚為軍餘苦累尤安酷加禁止軍餘者逃之根本而（皆備苦故軍餘者亦常役耶）
正軍之所自出也留得此輩一旦緩急猶有所恃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昔人有成言矣且既云官買而又
私聽其半索千戶剛此為何名則何若明明派之地

畝猶爲名正言順而不使人受此不明不白之苦乎。
况今之地無改今之俗雖歲給年例百萬不能填死馬之坑而况以千零萬落之人戶填數萬殘軍之坑也哉。

再與王道　驛馬

遼左營伍爲驛遞所敝極矣往者行議誠欲求一堅決法予割斷葛藤使營驛判而爲二以絕撥差之累
頃承教清差釐弊諸款大抵皆目前調停尚無截然一定之說而至於中間條理節目亦多所未詳恐於

此事終無裨也。夫今日驛遞之所不足者獨馬耳。驛馬不足則營馬終不能革。有馬矣。而領養無人。苟必待勾原軍而後付之馬。何時而得到驛也。有軍矣。而養贍無資。苟不盡查其牧田而還給之。驛何藉而得存軍也。查本兵撫遼時。此本兵指李臨淮也曾為遼撫曾以驛馬不足。議動年例馬價買補。其大旨以買驛馬以代營差。省營馬以備操用。是補驛馬。即所以補營馬。況營馬不以差累。將來倒損自少。又能節省以與驛遞通融。其顧馬一節。則以驛軍逃者未能遠勾。缺者未能驟補。就于附近該

管營內撥步軍頂補領養走差。此二說深得權宜。合此而求。亦無別法。惟將步軍即與頂補。尚覺未便。仍應速勾該驛正軍至日。換步軍回伍爲妥而至于驛田尤是驛軍根本大半爲奸豪所占。驛之不振。全由于此。必須設法清查。盡還驛軍。其營軍暫領馬匹者。亦照數撥補。俟正軍至日付還。必如此而後驛能自立。營不受累。庶幾其有振起日也。

與閣副憲海道　買馬宣大

宣大張家等市口。九邊大馬市也。夷中最信喇嘛僧。

僧每年易換夷馬，或一二百匹三四百匹為一羣，至則總估其直，以六七兩科筭，即中有直二三十兩者，亦不另價，彼中官民轉相貿易，挾為重利，故雲中大帥有馬販子之號，而人乃有言其進墻即死者，此忠有言夷馬不可用者，有言夷馬實可用者，蓋各見其一偏，不知貢馬市馬之不同耳順營所貢之馬，非僧馬也，貢馬有定價，不論老病瘦小，但可支撐入墻，即得領分官價，而僧馬則皆肥滿膘色，與民間市易者，若果如人言，則今非燕臺索駿之時，彼中將帥，與各處商人，市此死骨，何處發遣乎，然而遼中官，只欲護住馬價，買撫賞以媚夷，遼中人

只欲留買本地。勒高價以圖利。往往持前說相混。而當事不知者。亦深信以爲然。此惟軍門與寧道曾宦于其地者知之。宜他人有所不知也。去秋差左都司往買八百餘匹。皆粗蹄大項。寛腰厚膊。最耐奔走。冬春之間。大得其用。今查守道所轄各營舊馬。缺至千匹。騎兵營新募兵一千六百餘人。及淸河募兵。尚無一匹。而王鎭守官副將內丁共八百人。亦皆無馬。兒給領坐買官民自養所騎馬應急。然僅得三四百匹。價甚高而馬又不耐。此外復無可覔處。萬一秋冬虜

復大舉。徒步之人、何以應敵。今當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宜大速買之。擇其高大者入伍抵價外。而以稍矮小者發驛。及市與民間。猶不失半倍利。此最便宜事也。然一向躊躇。無人可託。惟萬副將化乎善相馬。宜大又其生長宦遊地方。熟經夷市。不受牙行欺。且與彼中各將俱相識。能以情讓。而其人又停妥。其家又素封。非以此為利者。今夏防將畢。當遣之往。而第以遼陽一鬨將為之輀行。併隨行員役速速詳報。以便早發。轉盼夏盡秋來。胡兒又至。舊道已去。舊撫將行。

新撫鎮尚無消息遼陽半壁惟弟與一病副將耳不得不身任其事預爲料理也

答戴道判 馬政

承條議求寧監牧馬五欵鑿鑿可行亦既無遺議矣顧又思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雖有其法而苟無其人與無法同雖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與無人同夫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者遼東之苑馬寺衙是也猶之乎衙屯田而不屯田衙備兵而不備兵也夫海道不歲分年例馬價近五千金耶官名苑馬矣又葬牧有場

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圉長有官，而所轄軍儲海役東昌萊州數處，且多緩者，其監馬之不能充，而又分年例焉，何為者也，以愚論之，亦直以其事責之而已矣。歲額監馬一千二百匹，除損耗外，以一千匹為率。分五百匹于各道，而以五百匹付該道自充所轄操備。不許復分年例銀兩，以自己所畜之馬，供自己所管之軍，官苑馬者，即不為馬政計，不敢不為邊事計也。其分撥各道者，不必使軍零碎關支，以滋賄倖之弊。撫院每歲秋冬間，檄該道總解廣寧過堂，轉發各道，

操備堪者收不堪者退官苑馬者即不爲各道計不得不爲撫院計也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院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官苑馬者即不爲生息計不得不爲考成計也此責事之說也僕嘗謂一方之利自足一方之用而人自失之遼馬嘗蕃庶矣吳孫權不惜南方珍物多方購誘公孫氏而不可得者總爲其多馬耳誌哉　國初養馬四十萬匹設苑馬太僕兩寺卿經紀其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始有年例之發乃近來年例以撫賞故不得盡市馬而

有可產馬者又無一人爲之料理可數也牧田五千
五百餘頃視屯田一萬一千分可徵糧十二萬石牧
軍又領倉糧萬石又牧丁六千餘人歲可徵徭銀及
官吏師生俸廩等項約又二千餘金是歲入可二萬
餘金也假令察若監汰若官徭若人屯若田徵若歲
入二萬餘金以買馬豈不歲得戰馬千數百匹而乃
令年俵數十匹發驛明年俵數十匹發驛記得則俵
不則已焉牧單告則俵不則已焉而又皆如狗如鼠
之物只此一事而其餘可類推也有其人而不責其

事。此遼之所以不可為也。

與王振宇總戎　修築邊城

前承教製演火器諸法。當已通行各道打造火器。修舉有日矣。至于末論修邊一段。千實萬實他人為大將軍者。誰肯說到此處。他人為大將軍者。第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殺賊而已矣。及說到修邊防以資守備。便以為怯。而不屑出諸口。不知遼邊長二千餘里。左灣右曲。東隔西斷。其勢最難應援。而虜之去來。倏忽風雨。雖有兵馬設防。經年奔馳而不得與虜一遇

亦其地使之然也。僕嘗謂無邊以爲戰，戰不勝；無邊以爲守，守不固；無邊以爲款，款不久。與其搗于境外，不若戰于境內；與其待虜入境而與戰，不若阻虜不得入而無待於戰；與其費錢撫賞而使虜不入，不若費錢修邊而使虜自然不得入。十利之說，詳具公移及李岫老書中。其言似怯懦，而頗爲實落，然不肯爲他將軍道也。今之人皆謂遼土砂鬆難築，而來教則謂寧前土脈堅實，延鎮砂磧尚且築邊，遼鎮何獨難（王總戍延綏久也）築，真足以破世人悠悠之議。顧麾下初至，猶止見寧

前一帶若見正安以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見海遼瀋鐵開原一帶土脉其決然以爲當築又不知其何如者我輩在封疆只要幹實落事今年誇戰功者屠毒官軍驚恐　君父竟成何事戚大將軍鎮薊時何曾與虜廝殺只修了一道邊墻而至今稱其功趙後將軍馳至金城何曾與羌廝殺只屯了兩年田而先零困服此兩公者古今名將也真見爲修邊屯田樣子僕敢舉此以爲麾下望亦深服麾下前劄爲實語異日成就可與兩公並驅後先也

與楊滄嶼中丞　　屯堡火器戰車

修屯之說見于去秋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業已蒙旨允行而向來地方中全不料理及行查荒田數目有營衛禀示而屬令不得盡報者有言田若屯成戶部不發大餉軍兵專領倉糧不得實惠者而宋掌科又持兩說一要倣李順衛水田故事一要屯種橫江新地尤屬支離夫南北天時地利人情皆不同此中春夏少雨又土善滲而人又不習水耨且甚勞謂舍陸而水為眞任事蓋以譏僕任事不眞也嘗聞其語

人云。西路荒田。既有二三萬頃。東疆新地三百里。如何只有六百頃。六百頃者。勘疆疏中數也。卷據二十九年。委官張拱辰等。議令新民仍種夷地。逐畝量擬賞銀以慰酋意。故有此數。而勘疏采之。高山崇嶺中。那得平地可屯。蓋以議僕漏報疆地也。其撓亂之事。大率類此。　國初各邊。皆以屯田自給。兵食未嘗不足。迨後雖發年例。亦不甚多。而今則以天下全力奉九邊。中原之困極矣。從古夷狄之禍。莫如晉宋。猶以南渡支持百年。而中原百姓。一呼而起。雖強盛如秦

如隋如元覆亡若反掌僕所以有懷殄恤發意紓中原佐度支聽邊氓而不自知其不達時務也今已矣獨修邊治堡大于戰守有裨如此則十五利如彼則十五害灼然在前不能不有望于今日耳今春查算各道零竊起數河東自去年至今年二月開原遼陽兩道各十起海蓋道絕無河西寧前道五十二起分巡道八十四起所鈔累人數十倍於河東至有一臺軍而決至一二十次者堡官將官候類參者亦如之蓋軍不勝決官不勝參而詳亦不勝批也此有墻無

墻之證也。河東荒地，海州汎懿開鐵開，漸漸墾到墻下。遼陽今春告墾納科者，一日百人。而河西沿邊一帶，何敢開種一畝，此又有墻無墻之證也。昔人謂不垣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此確論也。併屯置堡之法，在他處村屯俱盡，無可併者。而遼陽海蓋兩處，似宜行之。令各屯雖有臺座，須面寬不踰丈餘，遇有警，萃一所謂城小不足以容其民者不守也況併堡臺圍乎屯男女于其上，恆數百人。老幼既以踐踏死，而壯者射打又不得措手足。無論今皆坍廢難守，縱使甃砌

完固虜以二百騎眾攻之不三時而臺上矢盡繼以垛磚磚盡而束手下矣假如虜以二三萬騎分投專攻可半日而下我百屯恐虜有去年長定之故法在不煩再計也僕嘗謂臺圈止禦小虜散掠難禦大虜專攻禦專攻者斷非置堡不可而或者不以為然詢其故則云萬一失事臺圈猶可若去一堡便是失陷城寨地方官如何禁得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開原西北一望丘墟惟二三屯巋然獨存曾過而觀之或磚堡或土堡皆有貼堡壕三道壕身皆茨榆纏結而

外則多設藟把風障以樹疑所以虜不敢偪雖及邊而反得存者實賴于此若使遼海俱倣此行何不可保守之有至于騎射虜之所長火器我之所長戰車雖于零竊鵰搶當日出入之賊追堵有所不及而大虜數萬之深入不去者必得此物而後足以制之不然雖合全鎮騎射火器之士而終不能與之浪逐于平原之下也竊謂他處戰車或可已廣寧遼陽海州三處似宜置造以防大衆今春曾置雙輪車數輛有牟角單輪之輕快而無其搖動有舊制雙輪之堅穩

而無其重滯且安置火器多而不煩前後宛轉頗利于戰營見往年楊祀寨岫巖七里沙灘之役虜橫行境內數百里大帥統領全遼策應人馬二三萬如鼠遇猫藏頭縢下而不敢一喘假令當日備有火器戰車以騎兵彌縫其間方陣而前且打且進何至不可逐虜而縱令旬日從容覺吾人而去也今說者第曰戰車止可立營不可合戰也追堵不及事也如使戰車而至爲立營止爲追堵當日出入之賊設也戰車信無用之物矣而又奚事哉要之支持小虜猶易爲

力惟禦大虜之法非堡決不可以守有堡矣而無火器戰車以擊之則我不敢與虜戰而堡終不可守非火器戰車決不可以戰有火器戰車矣而無堅堡以待之則或立陷或野掠而火器戰車終無所致其戰此蓋相為表裏缺一不可者也

答瀋陽王遊戎　修屯

承示圖冊一覽如身親區畫快甚快甚井田之法溝塗封植左右縱橫周制寓兵于農伏至險于至順原所以限戎馬也行之于廣寧以東及海遼瀋開一帶

深于邊防有裨但以此爲名竊恐愚民驚惑而世人無見識者復笑爲迂濶反爲不便前月井田之式不過欲照此筭非謂照此行也且地段可以井收者井收之不可井收者畝分之惟將軍能心討他人則不可與于此恐此法一版定而不能井收者悉置之不復報也今第照民間見行步筭事例筭報至墾種已定然後下令沿邊軍民所墾田地各就自已分下地段不拘多寡俱于四至堀溝畎直其徑以就車塗庶幾其行易而人始不驚耳然此乃修屯以後事也今

且不多及。

答李孟白督餉 海運

夫議通海運，而並設陸運以防海運之不虞，尤爲全慮。但陸運必不可行，蓋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達廣寧數百里，皆岡嶺河礀。自廣寧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已盡人車之力，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遼中店食價五分不得一飽，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價銀五兩而得米三石也。去年遼海間往套運糧，取用民車民

牛、幾激大變、今仍用之、誤耕農而拋荒田地。適怨未息也。自奎起至遼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百里。車牛已是累苦。況自關至遼千里之遠乎。即歲計該糧七十餘萬石、總在蓋套起運。見在車牛已是置辦不前。而尚有餘剩車牛、到關洪運乎。駱駝惟寧夏極西一二地方出產他處最難養活。與馬騾遍地出產而易養者不同。買及千頭往返萬餘里、動輒經年。而養又未必活。即活矣而每頭短運可三石。若長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而費視車牛所減能幾。

愚亦以爲未可也。然此猶可言也。自關外至杏山以北。一線之路。左海右邊。邊與路相去遠者十餘里。近僅四五里。一路墩烽失守。哨探俱絕。往往逵子裝我巡路人役。截擄商民。今聞車夫騾馬在途。勢必聚衆來搶。我少發兵。不足護衛。多發兵則往來奔疲。計運糧十萬石。往返數百回。而人馬累死者不可勝數矣。

國初歲輓漕糧數百萬石。全由海運。委難常恃。故開膠萊運河爲穩久之計。然運道雖止而淮登商民買賣來往于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

難如數勢必截漕于淮再截于天津而截漕于淮則成山嘴爲必由之路必犯之險即不幸而稍或損失亦所不能顧者況糧少而行之以暫與 國初事體不同至絕漕于天津則或由中道或由北岸徑趨登套與三岔河起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陸而犯前難也登糧至登州套萊糧至三山嶼牛島爲遠必欲盡卸登州套海登道之議良可允行若論愚見 國初運糧自登萊旅順海登三岔河入循遼海而北直抵開原之老米灣此故道也今即不能抵開原而三岔河則

確確可到者。查蓋州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方謂蓋套比三岔河為遠。而可更言北汛口也。總之登萊糧運。俱當定以蓋套收卸為主。至謂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欲聽商民自運貿易。覓其文法。許帶貨物一二。此冒遼之策也。惟遼左河東河西千里甌脫。僅僅傍城就近耕種。而一歲所出。僅支本地一歲之用。如遇小歉。便作大耗。以別無來路也。去年頗有收。自客兵一到。米價斗值三錢。今春農作方興。忽遭奴酋虎憨兩禍並來。人人逃竄。誰敢

耕種及事小定又若無雨比及獲雨而耕種又已過時惟可種豆與雜糧後而天時又不可知者縱使民間蓄有餘糧何可再括以餽饟軍而況乎其無餘也此其不可行亦不必行者也以上數議皆據實款答以備採擇至愚見亦有欲請教者謬附于後夫運粮與用兵爲終始今自敗衂以來一人一馬一甲一刀一鎗一箭一銃東邉一城一堡一墩一寨等項俱要從新做起而兵期未可卜也然則運期可卜乎似應急造海船爲經久計假如造船四五百隻費不過三

萬餘金旣可長用而事完又可變價此不可不預計也漕糧米可常截登萊兩郡未可全恃則廣糴于淮陽一帶由海道運順保河間臨德一帶由運河入海運永薊一帶由灤河入海運以濟截漕登萊之窮此又不可不預計也前與官賜犒偶計遼餉歲該七十餘萬石此每軍日計二升專以本色言也今聞尊意欲以本色兼折三十五萬亦可足數是軍日一升也倉升視民升僅七合何以飽軍腹而銀又不可食且軍日支餉五分除米二升尚有應支折色爲鹽菜薪

水之資。即謂樂領折色。未有東腹減戶一至此者。愚謂七十餘萬之外。尚堅覓撥一二十萬之數。然後七十餘萬可保其至遼而無虧。若拘定實數。一或差池。而所誤多矣。此又高明之所宜酌也。

答周毓陽中丞　約酋討奴之非

台諭言馬帥密約宰煖卜三酋殺奴討賞事情。何馬帥信之輕而見之滯也。用夷攻夷之說。從來有之。如漢誘南北庭自相屠殺。而我得乘敝以臣之之謂。非唐人亦有猛將精兵故可以用餌虜而委曲求助也。唐餌回奴吐蕃取天下復天下

此蓋用降虜末將內不足恃故似非而專倚外夷者

長安東都之掠。今古寒心。即我　文皇帝用三衛靖難。而左臂之斷。至今爲患。古名臣善用夷者。惟汾陽一人。今有汾陽其人否。三酋有感恩畏威如藥師羅其爽否。憨酋體而頗大。賦性頗直。要賞則挾賞。安能嫗嫗作効勞語以爲騙局。而宰㜸狡黠。慣作伎倆。彼見春秋賞有成例。不便開口。故借此以增賞。賞一得而歲以爲例。安問殺奴。即質有親子頭目二三人。而彼亦索我一官爲質。即明明渝盟。我終未敢殺質以速釁。寃亦被挾拱手而還之。攢刀說誓。此濫套語。違

中何虜不攢刀，何日不論誓，禽獸無恥，未足恃也。況就冀中情節，不止卜兒亥子為可疑，即如所稱宰賽不欲煖兎卜兒亥等知，臨時自來先討些賞，如宰賽差使往約北關解仇同盟，金白二酋謂宰酋向無信實，且恐宰酋不忘前仇，誘兵於外，再有暗兵尅彼兩寨等情，

是時宰酋最黠

是宰酋且瞞煖卜先騙賞也，是金白且信宰酋不過，而恐其暗圖也，安望其為我同盟殺賊，而馬帥遽謂左聯金白，右連三酋，一鼓掃蕩，何言之易也。

此時金白情形與三酋不同。金白與奴為仇，而三酋與奴比也。

即令各酋同心同盟為我殺賊，真確無疑，且問三酋

之師進于何路欲繞北關之後從東北角入則三酋必以爲逶欲從北關境過則北關必以假道欲從我內地直入而我輩未敢保也且問三酋之師進于何時欲附大兵同進而我兵將安在甲馬安在器械色色安在約之此時得無早計欲如馬帥自言帶領家丁另一作用竊恐未能圖奴而反爲奴圖吾輩亦未敢保也況用夷而勝有勝之害不勝有不勝之害無窮醞釀未可悉陳總之中國之體自尊中國之力自全倘一衂挫而遂卑辭厚幣則狡猾不可知之虞以

此王撫之所肯而久廢

求其功無論中奴之誘與否而其取笑四夷貽譏萬世亦已多矣若入部門一二相知言及此者弟須以爲非戒承明問不敢不以直對但發酋原欲借此効小勤騙賞討今既揭破勢必羞忿幸與馬帥善作善收切勿說明不用本意第借北關不諾爲辭而委曲謝之或設他辭以緩之使其不疑不怒不然是一奴求已而又生一奴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姚宗昌瑞初參閱

熊經畧文集

書

與亓掌科　論用閒

熊廷弼

自開原破，鐵濬一帶逃，而遼陽孤注，人言賊且造舟從遼河上流而下，取遼陽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從

鴨綠江出海遶旅順截粮道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方欲斷三岔河浮橋我不戍守可危也而弟又謂不然賊正不必出此也賊直以强欺我無兵無馬徑取遼陽此其正也或謂我兵稍集我人効死背城借一未必遽得志若遶我之背出南衛而反斷遼陽于其北南衛無兵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若冰合時從開原徑道横趨廣寧不兩日至城下而反斷遼陽于其東廣寧備虛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此其奇也可危也而賊未必出此也惟自三路得利後益以開

原兵益多財益富使出其緒餘指使虎墩沙宰韋擾我河西以及昌薊而任賊肆力于河東此其危誠有足慮者來教謂救危急著當先用間是矣乃前得開毓陽書云自許殺奴說從宣大來未聞虎酋挾賞時有此語也馬林中宰㜷三酋計往返講說月餘以懈我而竟失開原此又其不足信者弟十年前千言萬語只要收拾西北虜以伐賊交登至今日反置此而不用會當與該道及撫院商量行之總之犬羊叵測難可倚仗何能使其殺賊爲我用但間之而不爲賊

（先後之間兵勢夐別）

（此著自不可少）

用足矣至于救危實著尚不在此法家云符用先天一氣將先自己元神我若兵馬壯寔虜自爲用不然而虜反借我以用此又人裏鬼弄人之說也

答李孟白督餉　海運

頃于玉田道中得展台函三復大旨謂陸運未可行則天津截粮禾平召買難以達于關外而不知陸路有關海中固無關也同一海汊形如菱角登萊天津蓋套各居一角而舟行其中間各指其所至而至之所謂北岸者循天津之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非

海中徑望東行。稍向北轉而趨蓋套。甚明白易見也。昨會薊州餉司李君。甚言海運之便。陸運之艱。及會薊州豐潤各州縣官。皆山東人。其說皆與李同。而豐潤李令又云去年每一小車運草五十小束至山海關。給脚價二兩八錢。至與賣車驢不得歸。後增至三兩而車戶俱逃無應者。及問此車可載米幾何。答曰三石。是豐潤去關僅三百餘里。而運米三石。已費脚價三兩。若自關至遼陽千里。小啓前謂每車三石。止費銀五兩者。猶屬窄算。而沿路虜賊搶奪之虞。軍民

護送之苦且勿論也或曰今年召買原少故漫言海運而假途陸運以見其難予必沮之即異日乏興且有詞于予而不知目今登萊不數旬已運至十數萬石有成效天津永平直向旅順以達蓋套亦有舊道海運自可行也每晤登萊士夫言彼處米極賤小錢四十文僅值銀四分而易米一斗當北直三斗今歲又大熟順永保河一帶米俱賤而歲俱熟召買自可多也誠使及今設法廣糴多方募運以至冬初奚啻百萬此區區之愚也不過欲多運以活軍命省費以

節度支。而實未敢定沮陸運不行也。

答周毓陽中丞　用憨筒機宜

此言憨者乃土墩虎憨部後之稱何也

承教言前差人同通事赴憨營。未見憨面。說憨見今病還未好。上不得馬。將齎去諭帖收下。推無識字漢人。竟未觀看。又據劉世勳稟腦毛大諄諄要自舉兵殺奴。然事權在憨。恐難擅舉云云。仔細推之。恐憨非眞病也。非眞無識字漢人也。腦毛大亦非未曾與憨議也。或者憨知我之急在此。故作一不照管之狀以要我。腦毛大知我之急在此。故勸憨不照管。而已欲

照管以係我而圖遂其吃果之願也竊謂憨既作此不照管之狀以待我求我亦宜示一不緊要之意以覩憨後憨果于牢賽有狐兎之悲于煖粆有轍車之慮先存一個不容奴賊意思而又利吾財不能捨必（使我求彼則權在）復與腦毛大商量遣使來關動我我又因而誘之如（彼使彼求我則權在我此用緩不易之法也）再作模樣我又因而緩之而憨又遣人動我我又因而誘之許之然後緩急操縱之權皆在于我無論憨之殺奴真與不真我之用憨成與不成而我皆不失其氣若憨原無殺奴之意而全憑挑激恐憨來易動

也且以我激虜不如以虜激虜憨去奴賊千里兵過必假道于粆婈境上若粆婈諸酋不以宰賽骨肉之憤起怨于憨而借其兵憨亦未肯遠動也何也情本不相關勢亦不相及前小啓謂憨未易使喚者此也此時能撥弄憨者惟腦毛大腦毛大殺奴之念未必勝圖利之念而我一足其圖利之念恐遂懈其殺奴之念且據稟我親去與憨商議萬一不從我起我大兵及哈喇哈兵願與助力効勞恐無憨箭傳調大衆而獨起所部非奴賊敵也只此一酋中間情偽尚費

籌度來教謂中間運用似不宜急今日用夷妙法全在不宜急三字乃日閱邸報紛紛言此得無欲速之甚而翻令吾輩益無所措緩急于其後耶

與官掌科　制西虜機宜

頃用夷攻夷之說章滿公車若調將百十員徵兵十餘萬皆屬無益而今藉此為滅奴第一妙著者誠如（欲制東奴先款西虜者楊鎬之議也及四路之敗而罰永奉復請賂抄花虎憨矣）是則經畧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徵調之苦矣然而撥諸事實有不盡然者虎憨為人無遠畧雖族姓諸部控弦約十萬然皆自為政徒以名位相係屬卒

賽與㑲兒粆花諸酋爲泰寧福餘種類非虎憨元孽也雖附憨而亦不甚聽調度宰賽與諸父弟姪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憐者雖不無狐兎之悲而諸營與賊俱有親戚往還心旣不齊而力又薄不能制賊又不敢借兵于虎憨引狼入室致滋蹂躪虎憨于宰賽旣痛癢無關又距賊千有餘里風馬牛不相及終料賊不能侵害已誰肯無端替人興兵搆怨且西虜專用

此時欵

騎利于平原廣野而以施于山林險阻之地與馬步

兼用馬步矣

兼用者爲恐亦不能猝得志于賊也宋時交阯願出

兵助討儂智高狄青奏言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夫蠻夷情願助兵狄武襄尚不受況挾賄以求不願出兵之虜而爲四夷所侮笑此誠不可不慮也

非謂用夷攻夷之說爲非是而以西虜不必挑激也陰閒之而借以疑沮東虜則可明挑之而仗以討滅東虜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

而使其日驕日挾則不可薄嘗之而視爲不緊要之餘著則可厚望之而靠爲第一件之勝算則不可要使張弛操縱令虜入吾轂中而不覺吾所以用之之意方爲得策至于此虜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

四路之役北關後

至則當將尚不能用北關況西虜耶

此虜做去自驗而今且不欲盡言也

與周毓陽中丞　守瀋兵馬

守瀋之說誠人人能言之而不敢任也各鎮將固慮兵馬寡怯尤苦糧草缺乏卽餉司兩監軍及各道皆不敢擔承何也慮寡怯而畏不敢守猶得以軍令督

之。若粮草缺乏而饑不能守。雖有人敢往而軍令固無如此餓軍餧馬何也。以此躊躇未敢輕易斷送、再喪軍實、寒遼膽以助賊勢、非專慮兵少引賊也、非并令柴李與劉楊各將帥兵團聚一城也、非推其責于遼鎮總兵、而以西虜東夷、重煩老年丈之分明也、且兵少引賊非謬慮也、設即遣賀征夷及開鐵主將新舊主客兵馬、專往守瀋、總計不過萬五六千喪敗之餘、以守坍塌極壞之城、而當數萬聚攻之賊、恐雖有柴李應援、而守者不能待也、何也、中間丁字泊之役

固足監也況節此征夷一枝人馬已缺糧草賀帥屢攢眉向右監軍道言兵饑馬損不能當賊而柴李恐亦不能以不塡腹爲征夷援也弟到遼七閱月矣僅十月十二月放本色而內且有兼折色者賀征夷一營馬匹或存四百而死八百或存七百而死八百或存九百而死九百猶曰將官不惜馬也開道于自募兵馬亦既惜甚矣原額一千九百七匹而死除五百七十七匹此糧草之缺之明效大驗也去年併瀋于遼而瀋固在也非棄也揆之當日賊勢人情不得不

然。今年濟則確確當守矣。原疏十八萬毀陽淸河撫順柴河各三萬鎮江二萬。金復海各一萬。而遼陽僅議二萬。且作外援者。謂各路以進兵據要害持賊于境上賊不敢入犯遼陽遼陽緩故止需兵二萬非謂各路無兵牽制賊賊得悉衆犯遼陽。而我可以二萬守二十里之南北兩城子也。撫順一路雖議用三萬、而疏中自有或三路牽制而陰併一路之說。非一路定止用三萬也。即一路原議三萬。亦謂三路俱集。能彼此聲援非聲援無一。而一路可僅僅三萬自完也。

今見在兵馬除費盡新兵未敢算數外其餘則劉帥領萬餘分紮而守矣川兵一萬一千餘劄營城外矣楊帥領山西募兵及新配義武九千餘皆烏合未練不能出防矣新到田藏年土兵未便據外撥矣此外則賀之一萬一千有奇柴李之各九千有奇而止耳守瀋須將前兵撥一萬登陴二萬拒戰于城外三萬分居奉集虎皮驛策應而遼城僅存二萬即虛遼實瀋且不論而粮草缺乏實是無法區處此則惓惓仰望于老年丈之所賛之者也。

讀此而知公之爲謀不遂中朝不得辭其責

與內閣兵部兵科

守濬兵餉道臣

前小疏言方畧部署四路分番迭擾或並進或陰併一路而三路張疑指兵衆既集進取時言也今兵衆未集不獲如前算又無將見衆坐食滋陽聽滋東自消自盡之理不得不用扼要法專守濬路與賊相持俾賊不敢別有遠圖而後可保見在地方于無虞蓋清河城已居發陽寬奠民已散處村屯而其城皆空即賊至得竄避山谷自便賊既不獲如攻開鐵清撫城郭之利又俾濬兵遠近巢穴不敢遠入而久頓于

我內地然後鎮江南衛可保無恙而北規東進皆藉此始基此瀋之所以不可不亟守也雖然守瀋孤注（守瀋所以守遼也他日瀋陽一潰而遼隨之矣）也瀋之東南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犄角瀋陽奉集之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犄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此猶易辦于四路布置當時何以終不能應）或入馬根單皆經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成重兵二三萬人則易爲賊撼而遼陽孤此兵之所以不得不多非可見在人馬辦也瀋陽屬代子渾河兩道奉

集虎皮隔代于河一道每山水漲輒瀰漫七八里月餘不消又無船渡苟不預為兩三月之備而一日斷食則立斃此糧草之所以不得不預非可陸續供饋應也諸將帥精神不提掇則偷事體不指揮則誤人衆不彈壓則亂此補道以駐瀋陽之不得不亟非可尋常他道比也四路部署之不得轉而出于扼要守瀋已非本圖若猶不得應手幹辦而不肯無所效其犬馬矣業已置孤軍于虎狼之側處不得不守之勢則 廟堂之上似亦處不得不應之勢遼之存亡國

之安危在斯舉也。

與柴李賀三總兵　戰守方畧

往三鎮連駐虎皮三塊一帶距賊巢一百二十里即有事未能猝到而去遼陽僅六十里聲氣又易接也。今瀋城距賊巢九十里內撫順迤邐五六十里皆爲賊據實止三四十里可撥鞭立至而去遼陽且一百二十里則聲氣之接又難此兵法之所謂孤軍置之亡地而後存危地而後安者也今據城立營衛以戰車威以大砲環以深壕匝以樹木周圍層疊固于鐵

桶。雖十萬衆至。其如我何。古名將有提孤軍轉戰于里者。今以三萬之衆。守一斗大鐵包之城何難何難亦賴我耳目之明不明營衛之周不周情意之調不調。志帥之尊不尊。精神之提不提。主意之定不定何如耳。凡安設哨探要遠。不遠而賊有情形。我不得早聞。又要周。不周而賊從他道。我不及隄防。又要一路接連。不接連。而恐被賊中斷。又要不時瞭查。不瞭查而恐軍打瞌睡。此所謂耳目之當明者也。每夜城外四面札營。日高無事。始散修守。每日演放戰車火砲。

免使臨時脚慌手亂。每放馬不宜遠。不宜千百成羣。每伍或一人或二人。放馬五匹。遇晚挨次收回。有事一傳即至。不得仍前撒放野馬。使賊至而馬不得到。馬失而官軍不知。每伍同鍋同寓同槽喂馬。不得仍前你東我西致同夥不得互相覺察。將官不知軍士何往。又輪派將官遇夜在營依放守宿枕戈臥。以防不虞。凡百戰守事宜。書檄所不能盡者。皆一一謹備毋疎毋漏。此所謂營衛之當周者也。今大帥與大帥盟。衆將與衆將盟。自矢同心。豈非佳事。及竊覩昨

爲城工丈尺與方鮑二將爭講兩事是大帥中尚有彼此而何況衆將一鎭下尚有彼此而何況三鎭此小小事尚忘歃血立盟之意若有大于此急于此者更復何望又如輪邊撥夜一鎭十日一次已欠停當及三鎭同遣又只聚在一處此豈同心之濟明是恐怕一處獲功故大家夥住圖相牽制耳竊謂平居同商量修守同幫助遇敵同奮勇斬級同功賞此可同也分遣撥夜及設法湊巧摸斬報功此不必同也又善同盟者貴在功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或有違錯皆

明知其不然而卻皆如不看見者動曰我不好說得必待賊到面前而後好說得耶陽和好而陰坐視其壞此一節最害乃公事夫事皆爲公而何分人我心求相濟而何妨商駁此所謂情意之當調者也

以同心之言規切將帥可謂至論然芝尚後日亦未能用此言以至功業不終

令軍士不聽中千把號令中千把不聽將官號令將官不聽大帥號令所謂灞上之師兒戲耳細看還是大帥有些欠處若大帥安排有條理而官軍誰敢亂我約束有紀律而官軍誰敢犯我凌駕有威風而官軍誰敢玩我至于遇警臨敵又全在拿定主意而不亂如

前月二十九日撫順邊砲一傳而諸將即率馬兵不待整隊向東亂跑假令賊兵果來而此兵可往迎而堵住之耶區區愚見原欲三鎮據城對打勿輕開營（邊事之敗敗于急戰耳）與戰以老賊頓賊賊三月求戰不得其銳自挫而避陽各路或徑趨搗穴或整隊赴援賊鬪必走走必亂而我尾其後以乘其亂兵法所謂擊其惰歸此必勝之道也此吾之所謂主意也若賊以大兵按營不動而旁出以散搶村屯則我亦照前所畫營圖擺設車砲軍伍不動而閒出騎兵以聚而擊散搶之賊亦必

勝之道也。此又通于主意之外者、

答監軍道邢叅議　備禦瀋陽

前檄賀李兩帥照管平虜一帶、柴帥照管長勇長安一帶邊堡者、謂各屯兵在瀋在虎皮驛、倘聞西虜入犯、則發兵策應。非謂分兵往邊堡設防也。乃柴帥則竟撥各將領兵駐防各堡矣、萬一東賊犯瀋陽、或緩瀋而犯遼陽、何以相及。樹栅濬壕、誠知軍士憊苦、而事勢有不得不然者、瀋城周圍一千四百二十八丈、每面營盤又各擴十五六丈、併四門戰車安置宜密、

作一千五百丈算每車一輛分中占地一丈五尺應用車一千輛每一丈五尺車專占地五尺而中空僅寬一丈也一丈空內置鋁砲手兩排翼車而立以助車砲之不及每排置軍五層更番迭打又置軍五人專管車上安放裝點諸事是一車用軍十五人共計用軍一萬五千人也城垜八百四十餘個每垜置軍二人豎旗張勢四望賊形以為城下耳目是用軍一千六百八十人也每十人應用火頭一人是合前兩項用軍一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也今查李賀兩帥

楚偏兩之法

頓門

與毛兵瀋陽遊擊三備禦兵數除前項用過外尚有
萬人可充遊兵者而柴鎮及鐵騎營兵馬不與也如
以城南一面筭之該面三百五十丈用車二百四十
輛用毛兵三千六百人城垜二百五個用毛兵四百
一十人火頭四十零一人而其餘皆遊兵也以兩帥
二萬三四千人如南面守車守垜法筭派三面而遊
兵尚九千餘人不虞其少也大抵守戰之法全要疎
疎落落使人得展其手足若如來敎二丈五尺空內
用五十人擠住一塊便一毫動轉不得況一車之空

僅僅一丈。亦未有二丈五尺寬也。前泒信地賀管東北兩面。李管西南兩面。而毛兵則全在南城一面。以一帥本等統轄。外再攙毛兵分數。既覺偏勝。照管亦復難兼。不如南北門以東付賀。以西付李。南門東門付賀。西門北門付李。而至于兩帥遊兵。往來視賊所聚處。而共以全力應之。絕不可有東西南北之分。又須左瞻右顧。勿被賊賺聚一面。得乘虛而進也。城下車人安置之外。馬道亦無多寬。而周圍自不甚遠。遊兵往來。只宜用步。不宜用騎。假如以五千兵騎五千

馬決驟于一條窄道之下。而人馬攪做一團。寧復有置足處耶。況飛矢亂攢。馬驚而亂。更有可虞者。西兵遇敵逐急則下馬立鬬。謂其臨實而可用力也。此何獨不然。務謂馬匹俱當逐隊逐伍。拴住城內。一傳追逐。則認隊認伍。騎而馳之。自不至于遲混也。西虜警報無時。瀋陽及三備兵出入無常。不宜泒在城守之數。不然則兵應乎西。賊出乎東。臨時泒補。守車排空。又不免于忙亂矣。今吃緊者全在前札拿定主意。勿輕開營。膽氣要大。神情要閒。數語。不在兵之多寡也。

兵法守半而攻倍漢來歙以兵二千取畧陽深入隗囂心腹如今賊之所謂老寨者囂合公孫述兵數萬攻圍至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而屢月不下卒以疲囂而隨破破滅劉錡赴東京任過順昌而金兵倘至時城守一無足恃錡倉皇用車輪城上障蔽視今之砲車木柵何如而卒以五千兵破兀朮之數十萬彼獨何人哉而諸帥若之何以千里畏人也討算見兵自足辦濟無須調發且與其聚處一城使賊窺我兵之盡在于此而無外援以困我孰若在外一犄一角一

進一却以疑賊牽賊猶得因形借勢而徼利于萬一

〇是年賊以九月犯濬不利而去豈非備禦之得耶

也惟門下與諸帥熟計而審處之若作字問報賊兵不知其數深入古城墩札營離濬僅六十里已救尤副將張尚爾標將馳應無何又以出境報得無嘗試而懈我耶此等舉動尤宜深防更語諸帥勿作賊恐我之進剿而故作此勢以疑我而自固者看也

答監軍道邢參議　守濬排兵

承教丈地用人三排者此數步之內兵刃交接法也不得不密今倚城作營內高而外低壕深而岸峻而

又西以不易塡之壕，不能動之柵，柵外之矢不能及城，城下之砲可及柵百步之外。賊且不敢近柵一步，覺前算擺守之法，力盡有餘，如必用三排，假如交接于數步之內，不將丈地十排而後可耶。且令止用兩

兵法陣疎而放密惟其能疎所以能密也

排者，正欲其疎以爲遊兵地也。如一面有急，則遊兵即于其疎處補以大砲及火鎗手，而兩排之兵仍占信地不動不亂。若兵已排實，雖有遊兵，無越戰車排兵而向外射打之理。勢必那動排兵，讓一射打之地。

潜陣者止見整耳

而排兵亂矣。夫整則少可對多，亂則多亦見少，若必

那動排兵讓地射打又不如竟將遊兵補足踈空以免貪皇那移之亂但其法太板而欠圓動耳即定以三排排五層則此一千丈之空只須五千人而兩鎮及毛兵除前擺法外尚餘萬人即于其內撥補疎空尚餘五千餘人即除跟隨哨撥差使二千餘人尚有三千可充遊兵者若無此數是將官隱匿逃故不報而徒持虛籍爲侵餉計也仔細籌度還以丈地兩排疎活爲常遊兵二千太少須定四千人平時散居四面有事聚在一二面即于所餘萬人之中擇其精者

充之亦自彀用無已則將守堡一千六百八十人撤下排營而以南衛兵每堡二名充數亦可至于守虎皮奉集為瀋聲援斷不可進況目今糧運車牛人夫往來商民絡繹道路而馬匹撒放野甸者又遠近瀰望萬一賊以二三千精騎徑衝大路疾來疾去風吹草動其為驚擾沮喪所關尤非小可頃聞柴帥人馬盡赴瀋陽遼瀋一百二十里竟成中斷大是憂惶無措即使陸續些須兵到亦須留作奉集之用況遼城之大兩倍于瀋有奇戰車僅五丈地一輛而城下擺

虎皮奉集所以聯絡遼瀋也

守不及八千餘人。川兵又要騰那活動別用。有兵無兵。此門下所深悉。非不使有所恡吝于其間也。

答監軍道高參政

揀步兵練車營

自正月以來。剏設各局打造戰車鋘炮。併各火器。又為請發內府神器。各邊火炮。晝夜處辦。殆無遺力。夫獨為守而已耶。誠欲揀步兵練車營。以火器之長勝弓矢。以步兵之長制虜騎。以土兵之長奪險阨。為漸遏漸進之計耳。月于瀋奉發往車炮。不過暫借以自衛。諸將迯安處家當。視為不可那動之物。大非初意

以守為戰故其守不懈而其戰必堅他日撫臣曰不能守所以當熊其在茲役乎

是以有昨日團練車步之檄西北將止慣搏弄馬兵語以步車之法誠非所習非所長然天下無不可學之事不可教之人昔蒙古圍襄樊劉整語阿朮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輒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破襄陽沿江直下而宋遂亡夫北人不習舟楫而元卒用以亡宋試觀劉整輩雨中畫地一段精心那得不習熟今車步非有難于舟楫也而為我之劉整阿朮者何

八哉。前嘗密言兩鎮率騎兵結車營于撫順以持賊。而別用川土兵間道批擣。正與來教意同。但兩鎮相持之時。但遇機括。亦須進取。可曰吾未嘗練有步兵也。第止境上而不進。如必進則步兵信未可少。就已所轄之騎揀練爲步。信未可以已也。

答李孟白督餉　論屯田

來教謂今人以用夷屯田爲策。者西夷統兵殺東夷。必無之事。屯田先尋空地。彼尋閑人而議定亦無期。不如聽其用者自用。屯者自屯。此誠委曲以調人情

之說。弟非不惟策是聽也，夷果用，我可藉其兵，屯果屯，我可因其食，當邊鎮徵調中原轉輸一空之時，得此一助，以為朝廷保殘疆，經畧救危命，尤其所欣然樂聽者，而無奈其行之不效何也，夫不效可也，不自惟事體之本難，而惟咎協同之不力，一似經畧把持于其間，而不肯用肯屯者，夫非有胸有心人也，而肯如是耶，自四千金之一委于塞外，而虜無感念，且多侮詞，各邊市之報帖，且在此既前事矣，河東開原一道所轄，無論已，遼陽平為虜場，大路以西。在遼陽

隣處、在葢道隣海、横亘不過四五十里、一綳巾邉熱地。大路以東、皆崇山峻嶺、東西横四百餘、南北長六七百里、無長太平坦處也。自東北長白山發脉、抵西南旅順海口而止。一路分枝開障、每障為一峪。每峪有一河。水淙淙然、石齒齒然、而不可屯也。民皆依山居住、空山耕種、今年空此塊種瘦、又空彼塊、顛安所得空地。昨東巡自奉集過清河、歷寛奠至鎮江、從鳳凰城甜水站中道而歸、徑行千有餘里、何處不見每馬上歎賛晝以鄉人、且疏言親往寛奠屯田、候

旨而欲屯田者揣摩于二千里之外又何惑耶若三
之議在當日不可行而今日可行者皆急而今緩
岔河以西委有空地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數道以
也向使此老久任遼事亦終當講求此利耳
洩水在寧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其事
恐亦未易辦也金人語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
已過河矣今者寔類于是此時正經事尚不暇給何
暇爭執此事惟恐當事者恃此一段議論謂必可行
而遂緩措備之意亦須早催部覆差官查勘或專責
督撫進止以免于乏興之誤事留則議多此不可不
亟留意者也敢因同心之教而併瑣及之

與監軍道高叅政　戰守十策

頃雖臥病，遊魂未嘗不繞瀋奉而北也，往年兄親往督視諸營，官軍自是警惕一番，而弟且得片時安寢于枕上，仰賴何似，賊大衆見屯撫順城下，去瀋奉各僅九十里，然邊裏五六十里，撥夜皆已撲盡，墩臺皆爲賊哨，名九十里，而實止三四十里也，月夜鳴鏑一聲可到，城下兩鼢側身虎穴，隄防自不待祝，但恐防哨官軍，如于文魁輩，必至于誤，前一回鄉爲弟言奴在邊露宿，時合營團坐，傳箭傳靴，至曉不輟，笠我軍

而反放心安睡耶寧日間假寐勿夜間失覺兩帥與諸將當設法譏察而提儆之至于瀋奉城下尤當照行勿以囑付多而反成漠漠也此其一賊之撲我撥夜也或數人或十數人或數十人或百十人舉無遺著諸鎮將見此豈不心寒豈不面赬屢屬令照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竟不見行須又許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即陞將官即加總兵官懸賞如此而亦未見應也豈謂擒賊須擒王而不屑于此輩耶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幸語兩帥督諸將亟圖

之千把總之功卽諸將之功兩帥之功也此其二大砲戰車團練步卒而夾之以騎此搪衛涉險進入賊巢之具非為守城設也詳在前檄中而西北諸將以不習為辭則阿术劉整以北人習水戰事惟年兒詳告之且問諸將他日進取于險阻不能用馬處當何施而可幸與商一法予見教此其三今瀋奉沿城部署定操習熟而守事備矣當進而日日講求勦賊之事步步算計尋賊之法夫撫順我之城馬根單一帶我之邊也賊可來我更可往由遼陽而進守瀋奉由

藩奉而進逼撫順此始謀也兵馬陸續漸集今冬即不進攻賊巢可併撫順而不一往乎往則家當作何樹立駐劄作何鼎峙遊徼作何分布策應作何調遣以至遂帳刁斗一應行營之需皆不可不預備者也此其四操練之數何月不行操練之事何日不說乃諸鎮將自一二蓄養內丁外皆視營兵爲無用而不屑操不惟不操也且使爲內丁厮役且奪其馬與內丁騎而代爲喂養及騎瘦又換又奪而營兵第終年騰須養瘦而不過夫軍無常强主將鼓之强則强亦

無常弱主將權之弱則弱誠如是雖使岳家軍到今今之家丁即古之選鋒也但以爲家丁則用恩私而日亦將逃亡乞丐不暇而奚暇能軍幸語諸鎭將以用小以爲選鋒則樹廣而用大今之能將但知家視內丁之心視營兵則無不強也以收拾內丁之心丁之可用而不知訓練精恩礼明則人人可爲內操練營兵則無不可戰也一將官以百十內丁戰何丁耳如以一二千營兵戰一大帥以一二千內丁戰何如以一二萬營兵戰是大有益于自家者此其五今兵部動云援兵到遼者十餘萬屢欲查一確數上疏催討後兵竟不肯實報豈以見兵果足而不欲我再討耶夫使抑逃故錢粮以實已如陳倫輩之所爲知諸

將所不敢而必留逃故以便募則誘彼益此惑軍心亂營伍亦今日弊政所當亟釐者每報冊大帥憑各將各將憑千把總千把總憑字識開數中間侵漁多字識串千把總分用而各將或未盡知也間有知而偶一染手者得口不敢言又恐與每月支粮數不對致惹究問而不敢實報不知但求此後清楚不問從前過差曾有誓言何諸將之不相信若此法曰將識兵心兵識將意爲將不識管下軍士之姓名而貌技藝數目而但憑千把總與字識以爲多寡此平日什

伍之法不立操練之道不熟也為大帥者不與有失職幸諸將今查務以實回免滋駁擾而其本尤以立什伍勤操練為主（什伍法從精自然無影胃矣）此其六去冬今春馬死殆半前會咨討馬價十萬部中止發六萬除付一萬與商人將存信市買外其五萬兩見頓關上今所靠者惟此見存馬匹若再不驗喂不知諸鎮將憑何馳突此時草肥子實凡馬長膘全在七八兩月若過此失膘而馬不能過冬矣夫馬軍之足將帥之足也不但立功兼可救命此其七昨川兵東行前後參差一路騷然

奪民牛車運送牛竟烏有發防虎皮驛一帶盡收馬
于民田病中聞此恨不拔劍欲往且恐不止川兵爲
然去年大軍駐虎皮三塊石害人田禾開人粮窖致
使人逃地荒此大將及諸帥所嘗過而見也即賊未
猝平亦須留幾庄民作官軍地主亦一便事也川將
自稟軍法甚肅而縱放竟若此須童副將不肯總攝
已辭矣會問李巖加申飭無試吾法也此其八法曰
知己知彼賊有李永芳等金之郭藥師元之劉整李
文煥輩也于我虛實險易無不瞭然而我獨聞處閉

室。無一尧隙可窺。今賊兵馬步若干。某子婿某頭目。各轄若干。用兵誰智誰勇。領兵誰前誰後。誰為奴賊所信。誰為軍中所服。賊心是否懼戮。人心果否荒怨。關險何處難攻。何處易奪。地方何處可戰。李永芳等何計可招。何方可間。此皆大帥所當預求明白于胸中者。幸秘問之一一見教。此其九。前大帥及諸將歃血同盟誓共殺賊。此封疆之福也。近雖為軍馬砲具彼此爭討。亦是自為營伍著力。及十二月之役。而一提兵拒之于北。一率衆逆之于南。彼此相照。不約而

同。即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何以加此甚聞而喜之。會兩帥幸爲致此意。仍期此後將官軍馬第聽公撥。不必預討。併此些須痕跡而亦泯之。豈不更和美、更妙適乎。此其十。以上款件、皆擬親與諸鎮將面相訂確、今病不能起敬一一以託年兄商之

與登萊道陶副史　海道運粮

頃㬉中素直指附寄門下一稟、言收粮陰同知畏經畧如刀鋸鼎鑊、勅令山東運官將船盡赴三岔河交卸、當速爲變置、不可以一潮留、又言此河逼近虜穴、

即前日遣人斫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人之處。猶至搶掠殺傷。固自難保。且由蔡奔至河三百里一路淺礙。向無船行。無人識路。飄礚之患。又不可測云云。何信之輕而言之易也。奴遣人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人。是何年月。出何塘報。自蔡奔至娘娘廟由海汊中行。自廟入河寬五六里。深不可測。何處淺礙飄礚。何謂船行無路。此近日陳張兩同知親勘甚的。圖說甚明而運官爲是言以欺門下者過也。不然何船自天津中道樂亭北岸來者皆由蔡至河不淺礙飄礚而

當○時○胡○說○

宜○殺○數○十○萬○千○發○罪○名○只○求○色○路○程○渡○海○亦○非○難○

一事○何○行○此○源○至○深○久○而○不○決○至○既○行○海○運○而○尚○多○

東船獨淺碍飄磕粮從芝蔴灣及海口來者皆遥近

○疑○慮○也○○○○○○○○○○

虜穴不搶掠殺傷而東人獨搶掠殺傷況據陳張兩同知面禀六月初一日自套發艙初二日即抵三岔河岸今其言曰發去多船五六十日不見一隻迴還不更說夢之甚耶蓋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五十里船運大者七百石小者三百石車載兩牛者七石獨牛者三石五斗難易遲速不待較甚前者御部會同督撫　題陞譚監正爲通判于三岔河專管收卸並明知搶掠殺傷之不保淺碍飄

磕之難測，而故欲置此以爲東人苦，誠念車載道遠，而取捷于此，以稍分其難也。頃滯陽乏食二日，不佞中夜痛哭，亟檄運船分移三河交卸，以圖捷速，後餉部移書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廻爲幸，若粟卸三河，便少游運一廻，不如以大船載七百石者卸套，載三百石者卸河，庶幾兩便，而不佞即欣從之。未肯過執，若輕信揑詞，遂欲變置一官，而併以爲三河收卸諉，非所願聞也。去年門下曾爭蓋套矣。今日之三河，前日之蓋套也。門下雖未履其地，但虛心以觀天津

樂亭海戶芝蘇灣各處之如何而自可以折東人之姦不待其辭之畢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